

嶺南飲膳發

广东饮膳九章

周松芳 ◎著

网罗放佚，为岭南饮食文化正本清源
感发经典，为岭南饮膳大业启沃新篇

南方日報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

夏至荔枝食晚話有
憂愁我見萬事有
話無夏底有富不
用夏枝有銅錢就
由你食到够君如不
信試作荔灣游你
睇當筵杞子一笑微
聞頰上漲滿紅霞、

尚不覺羞江水既
保如油荔枝又紅
到透冰盤春玉真
個妙然水晶球
風涼水冷七福
寢是誰消受唔
咁咁咁夏天
至係年年有
係佢可以長此
紅顏我未必可



嶺南饕餮

广东饮膳九章

周松芳◎著

廣東飲膳書

南方日報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岭南饕餮 : 广东饮膳九章 / 周松芳著. — 广州: 南方日报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491-0275-4

I. ①岭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饮食—文化—广东省 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6527 号

岭南饕餮——广东饮膳九章

周松芳 著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300050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投稿热线: (020) 83000503 读者热线: (020) 83000502

网址: <http://nf.nfdaily.cn/press/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前言

名家阿城在《闲话闲说》（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）里说：“香港的饭馆里大红大绿大金大银，北人皆以为俗气。其实你读唐诗，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，铺张而有元气。香港人好鲜衣美食，不避中西，亦不贪言中华文化，正是唐代式的健朗。”这是可以移以评价，并推而广之至整个岭南饮食及其文化的。当然，这只是岭南饮食文化一个方面的特点。

饮食文化，作为一个文化分支，往往受制于大文化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。岭南僻处一隅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文化相对落后于内地，加上岭南人自古以来朴实低调的性格，关于岭南饮食的历史记载多出自他者之手。而这他者留下的历史文献中，关于岭南饮食无不着眼于其奇特乃至蛮荒。即便是岭南人最为敬重并对其礼遇有加的韩愈与苏轼，也并不投桃报李。韩愈把岭南的海鲜说得狰狞可怖，对柳宗元的从俗之举大不以为然；苏轼在酣饮了岭南人献上的醇厚美酒并学会了绝佳酿酒工艺之后，竟还说“可惜风流在蛮村”，吃了人家的还舌长如妇，颇有些可恶。所以，文化是一个大问题，岭南饮食优质的历史与文化资源，长期以来被文化的偏见所遮蔽。直到晚近，随着岭南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文化大势南移趋势中岭南人文的彰显，面貌始得改观。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说：“天下食货，粤东尽有之；粤东所有食货，天下未必尽有。”

尤其是在“一口通商”（广州获得独家从事外贸的权利）的时代，不少域外食货凑于广州，广州人因之而致的富足，也使其饮食技艺愈益讲究，如1861年2月22日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新闻专稿所言，美国人来到广州，都想着要一尝这里最美味的牛排——这可是西菜啊！如此古今结合、中西结合，“食在广州”遂声被天下。尤其是在上海开埠以后，粤商逐鹿上海滩时，粤菜也长驱直入，以优质的出品、丰俭由人的价格、不畏寒暑不论早晚的勤劳，迅速征服了中外客商及本地居民，仕绅名流和文人雅士，如早期以徐珂为代表，后期以曹聚仁为代表，纷纷撰文，



对粤菜再三致意，“食在广州”的名声由是不胫自走，并化入俗谚，奠定其难以撼动的地位，以至有人在沪上的名杂志上予以质疑时，也迅即有人反驳。

但是，这种被“猎奇”的历史命运，在后来又重新上演，颇令人深思。抗战以后，饮食文化成为奢谈；建国初期，物产不丰，“食在广州”也只能尘封。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，广东经济率先发展，岭南饮食随之北伐，“食在广州”重又闪亮登场。可当时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只是，广东人什么都敢吃，而不是广东菜追求天然品质，讲究鲜活生猛的核心元素。当此之际，他者的眼光仿佛又退回千年以前。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，当广东菜馆再度开遍全国，当北方大地都以能请到广东师傅烹制生猛海鲜而为高档酒楼标志时，大家发现，哦，原来广东菜并非奇异的菜式，广东人也并非茹毛饮血般地什么都敢吃。

然而，“猎奇”的结果却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，不像一些中原饮食文化，因其习以为常，反而不足以为文，因而不传。史料是珍贵的，史料的解读更为重要。岭南饮食文化的历史梳理，是表出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，也有助于今日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。比如岭南的酒，曾经力压剑南春，为什么今日雄风不再；比如岭南花馔，曾经风靡士林，为何今日不兴，殊不知诸多小资中产正翘首以待呢；又比如，珍禽养殖以为珍馐，岭南曾独步千古，今日为何裹步不前；再比如英州（德）乳羊与韶州（关）钟乳之类——岭南许多依山靠海而得的山珍海味，有赖良好的自然环境，在今日环保风气所倡之下，还是大有市场的。

当然，对于岭南饮食历史文化，虽然也有人关注和重视，曾经的猎奇文字，也在拂去其文化遮蔽的尘灰后，闪现出经典般的光辉。但这方面的工作，我们做得远远不够。较诸时下汗牛充栋的饮食文化类书籍，显得量少质弱，与“食在广州”的美誉度更不相匹配。而且涉及历史文献，往往是耳食纷纷，转相传抄，以讹传讹，张冠李戴，谬误百出。笔者从事岭南地域文化研究有年，尤其是在编撰“中国九章”系列图书过程中，大量阅读古籍文献，发现不少岭南饮食文化的材料，觉得实在有据以撰写一本相关专书的必要，故不揣谫陋，集腋成裘，得有此编。一来斗胆地希望能为岭南饮食文化的历史正本清源，另一方面希望对岭南



饮食文化的发展和弘扬，在提供历史镜鉴的同时，也提供创意的引子，比如复兴一些岭南饮食绝学，重组胜过《随园食单》的《岭南食单》，则其功用不止于岭南了。

本书以选编历史文献为基础，确保言而有征，入选文章，绝对保证出处（有许多文献材料，是首次引用），绝不耳食传抄，杜绝以讹传讹；间以近现代名家手笔，以示今古相传，若脉可寻；加以评点生发，使读者更加明白岭南历史文化的渊源所自，明白编者的选文之用心，启迪今日饮食经济文化的新潮向。编讫之后，考虑到大众的阅读习惯，再将每章的文献精华，写成数十篇随笔，与文献材料参差对照，在使专业人士有所参证的同时，满足不同层次更广大读者的需要，也使岭南饮食的历史文化更深入人心，并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弘扬。要特别指出的是，笔者在撰写经典随笔时，需要进一步解读经典文献，需要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，这样，就发现自己虽然在文献搜集、解读与校点方面比较自信，但还是犯过不少错误。由此可见，对于先人留下的大量经典文献，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，更不能因无知而弃之。这同时也显示，本书对于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与解读工作，应当有其一定的意义在，望读者体察，方家批评。

目录

第一章 唯有岭南真饕餮 / 5

- 吃的就是龙 / 8
- 鼠，是蜜螂，也是家鹿 / 10
- 烧蝙蝠与炸蜈蚣 / 12
- 鹦鹉、孔雀，有奖竟吃 / 14
- 古稀之耋，即是海底坦克 / 16
- 以蛙为鱼 / 18
- 岭南食虫风雅大观（一） / 20
- 岭南食虫风雅大观（二） / 22
- 捕蟒蛇的传奇 / 24
- 吃蟒蛇的传奇 / 26
- 粤人以蛙为鱼的历史 / 28
- 食在广州，贵甲上海 / 30

第二章 直以素食视海鲜 / 33

- 岭南吃鲸鱼的历史 / 36
- 南方有嘉鱼 / 38
- 妾鱼为何不叫美人鱼 / 40
- 多子鱼胶 / 42
- 岭南鱼生的传统吃法 / 44
- 鳗鱼本是岭南产 / 46
- 天窗炙 / 48
- 海鲜胜良药 / 50

第三章 岭南食单赛随园 / 53

- 《随园食单》之“岭南食单” / 56
- 古法姜醋凉拌海鲜 / 58
- 古法壮阳鱼生 / 60
- 牛头襄、水牛齑与青羹 / 62

- 致命的蛇羹及其他 / 64
味在咸酸之间 / 66
英德仙羊 / 68
粤人鼎味，蛙食二单：抱芋羹与卖灯心 / 70
象鼻炙：象肉精华，集于一鼻 / 72
西湖水晶胜醋鱼 / 74
岭南大餐溯源 / 76

第四章 调和鼎鼐有豉酱 / 79

- 鱼子酱、鹅肝酱，怎比得上咱的蚊子酱 / 82
槟榔好嚼，蒟蒻难制 / 84
岭南虾酱美，仍须讨清白 / 86
禾虫好吃酱亦美 / 88
杂酱极品牛肚酱 / 90
十年不坏岭南鲊 / 92

第五章 牢丸之外有仙浆 / 95

- 东坡最喜岭南面 / 98
菜饭还是岭南美 / 100
东坡二羹：谷董羹与玉糁羹 / 102
岭南米佳，米饼更佳 / 104
燕窝本是菜，最美在岭南 / 106
香山馄饨，如何风行了上海滩头 / 108
怀念西关艇仔粥 / 110
宵夜表征的“食在广州” / 112

第六章 佳节饮食最堪言 / 117

- 春日采青胜“采红” / 120
分享祭肉：从能言到立言，岭南饮食的文化体现 / 122
夏天的节日，热吃的节日 / 124
广东月饼甲天下 / 126
岭南粽：比月饼更堪记取 / 128
竞食河豚度中秋 / 130
饮食又重阳 / 132
冬至，教你如何做糍粑 / 134
婚前婚后饮食忙 / 136
私恋饮食的风雅与残酷 / 138

岭
南
饮
食



第七章 餐花饮露作神仙 / 141

- 荔枝的幽怀别绪 / 144
- 荔枝北贡的历史与想象 / 146
- 荔枝如美人，脾性难伺候 / 148
- 要做素馨女，且饮素馨露 / 150
- 戒毒解盅的五敛子如何成了洋桃 / 152
- 土柠檬的安胎效用及其他 / 154
- 岭南佳果橙为最 / 156
- 岭南柑的进贡史 / 158
- 极品素羹东坡羹 / 160
- 丰湖藤菜敌莼羹 / 162
- 今日家常菜，昔时绿玉蔬 / 164
- 岭南有奇石，服之可成仙 / 166
- 岭南的佛果、仙果、奇异果 / 168

第八章 罗浮春比剑南香 / 171

- 岭南万户皆春色 / 174
- 苏东坡创制的岭南名酒 / 176
- 岭南的花酒与果酒 / 178
- 岭南百花胜兰生 / 180
- 岭南名酒群芳谱 / 182
- 岭南酒器鹦鹉杯 / 184
- 荔枝烧引发的酒史公案 / 186
- 岭南有老酒，可以荐嘉宾 / 188

3

第九章 南粤茶事天下传 / 191

- 千年不衰韶关茶 / 194
- 好茶自有甘泉助 / 196
- 岭南百草皆入茶 / 198
- 槟榔代茶甚于茶 / 200
- 岭南茶素，独步天下 / 202
- 广州早茶：饮食、经济与文化 / 204
- 工夫茶：宜兴、福建与潮州 / 206

征引文献 / 208

后记 / 213

舉人生子。猶月之日，例擺鷄酒。鄉間則殺雞煮酒，以碗盛之。多派各家習俗相沿，不以為耗。亦一陋俗也。

鷄煮酒飲過又如何。

保死人地唔知你生浮個細佬哥，不分男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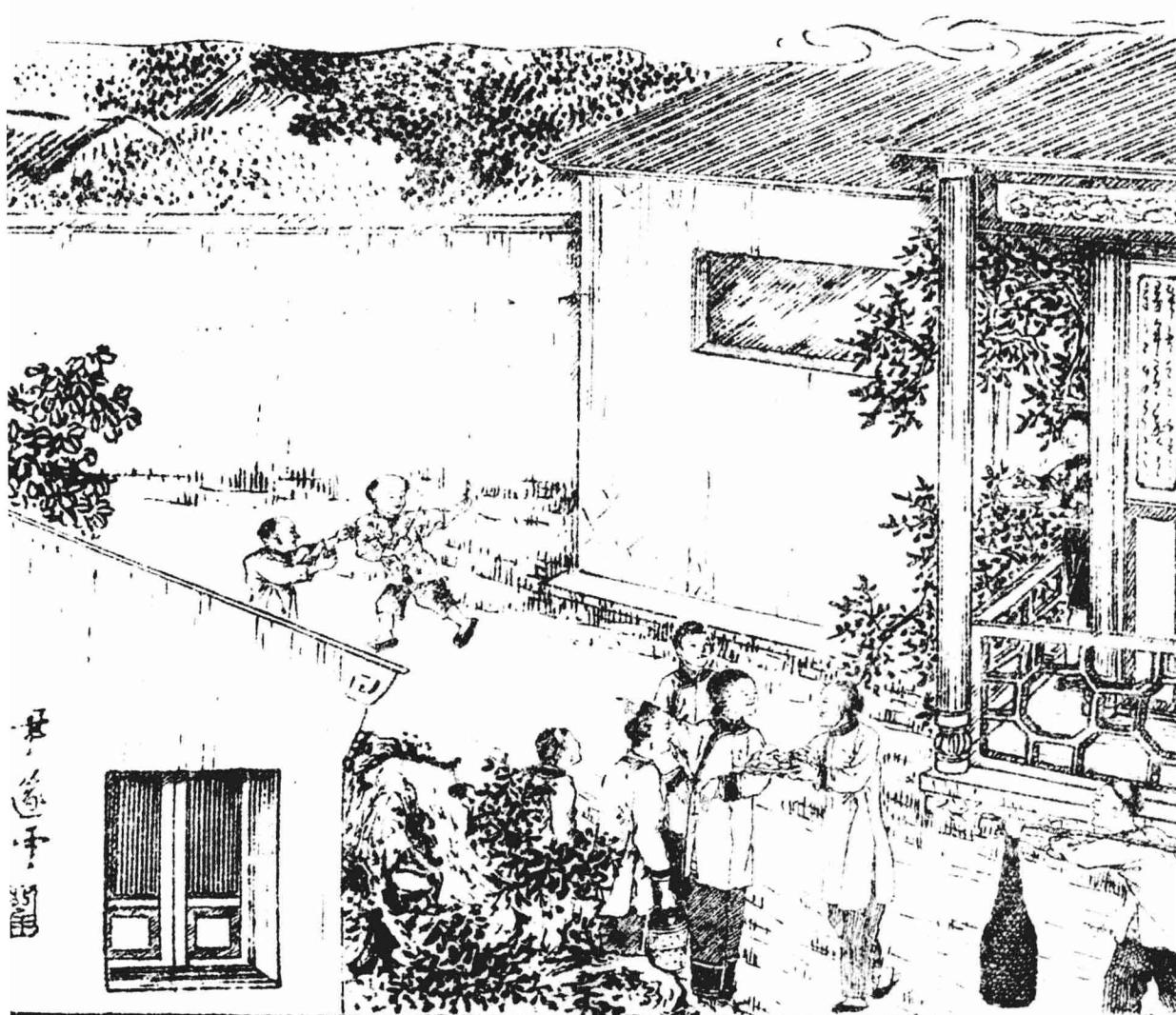
我都話佢係賠錢貨。

達也人未生成，就要挖個老荷。如果好命，晚年三都生一個三妻二妾，計起便有好多多谷也。

易煮鷄酒煮鷄家為此破子女越生得多時，越受折磨。比較抽稅抽到人頭，重關係道喫真正錢，何不

彼此惺番，莫係大眾

講和。



第一章

唯有岭南真饕餮

吃的就是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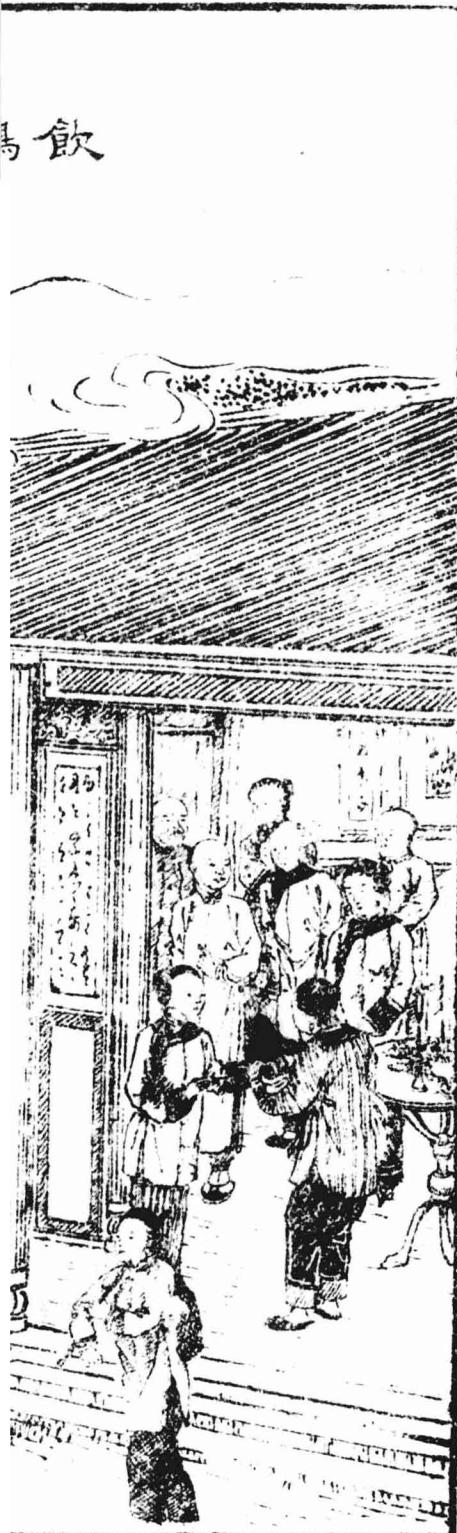
鼠，是蜜螂，也是家鹿

烧蝙蝠与炸蜈蚣

鸚鵡、孔雀，有奖竟吃
古稀之蟹，即是海底坦克

岭南食虫风雅大观
捕蟒蛇的传奇
粤人以蛙为鱼的历史
食在广州，贵甲上海

鳥飲



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地域传统中，岭南饮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敢吃。俗话说，广东人天上飞的除了飞机、地下爬的除了汽车、四只脚的除了桌椅，其余什么都吃。现实状况确实如此，历史经验又如何呢？如果我们对岭南饮食的历史作一番梳理，发现这种敢吃，的确也是渊源有自。比如岭南人好吃蛇吃鼠，已经令人有些挠舌了，但如果我们将你说，从前的岭南人还吃蜈蚣和蝙蝠呢；就是吃鼠，最佳吃法也是吃刚出生没几天的“乳鼠”，用蜜泡过，盛在盘里还活着，一夹它还唧唧叫，岭南人认为这才叫过瘾，你又作何感受？是否挠着的舌下不来了？这种敢吃的例子，从《庄子》往下数，多的去了，有些还不方便摆到这章题里来说，你自己摊开了书本找来看吧，看完后，无论你是何等的老饕，恐怕都得承认：唯有岭南真饕餮！

不过，本章开列岭南人好吃敢吃的例子，并非为了猎奇摆谱，还想借机为岭南饮食文化正名与贴金。也只有仔细梳理了岭南饮食文化的历史文献后，才敢说这话。从前的人，认为岭南人敢吃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好吃的——家禽家畜养不好，只好找野的怪的东西吃——

苏东坡就持此观点。其实这一观点片面和偏执得很。首先，论营养和味道，家养的确不如野生的好，与今日工业化饲养的不如农业化家养的道理一样，你去到肉菜市场，价格会告诉你这一点。其次，岭南人之敢吃，这正是一种饮食文化。以吃蛇为例，当代著名作家秦牧就直言，这乃是一种人类文明的体现。再次，岭南人敢吃，还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上，即有得吃；要想有得吃，一些珍稀的野味就希望能养着吃。无论何处，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，大约都是缘着这个逻辑。在这方面，岭南人的敢吃与好吃的需求，刺激了相关生产的发展。正如今天鳄鱼肉好吃刺激了鳄鱼养殖的发展一样，历史上，岭南养殖野生动物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蟒蛇了。蟒蛇不仅肉味鲜美，而且浑身是宝，而岭南两千年前的蟒蛇养殖水平，今天恐怕都达不到，否则，蟒蛇也就用不着国家那么严加保护了。这种对养殖水平的促进和提高，不仅是岭南饮食文化水平的一种体现，也是岭南饮食文化对中国饮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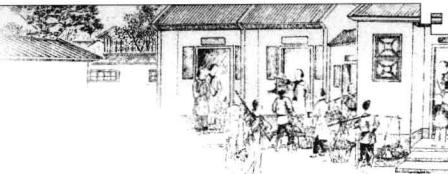
吃的就是龙

龙是灵物，所谓叶公好龙，谈一谈可以，真让你见到，你也会像叶公一样，被吓个半死。岭南人好吃蛇，名之为龙，如把鸡蛇猫一块炖称为“龙虎凤”；但就如同叶公好龙，真让他吃龙，他敢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文献却真记载有岭南人吃龙的故事。

明代蔡汝贤在其《岭海异闻》中记载：明弘治间，有一内地商船前往越南，泊舟北部湾，派人伐山取柴，发现一条七尺蜈蚣，与巨蛇斗于山下深潭。蜈蚣是蛇的天敌，结局当然是蛇相斗，商人得利。众人将蛇费劲拖出深潭，“剥其皮，厚如黄牛之革”，“轰薪载蛇以回舶”，连柴火都不要了，所谓得蛇忘柴也。当地的岭南土人看见蛇皮，问从哪里捕得，愿卖否。船主斗胆说了个数：“五十锭黄金吧。”土人当即付款。又问蛇肉多少钱。船主见对方如此大方，便顺势加价：“一百锭黄金吧。”没想到土人也不讨价还价。交易完毕，船主自以为大赚，没想到临行反被土人得了便宜还调侃了一番：“汉儿不识宝耳，是乃龙也。”用这龙皮制鼓，声闻二十里，一张皮可蒙七只鼓，一鼓值百金，这交易难道不划算？龙肉干还更可大赚一笔！

说完这段故事，蔡氏煞有介事地说，这龙皮啊，可以制扇。并引经据典地说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有记载：“元宝家有一皮扇子，制作甚质。每暑月宴客，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，使新水洒之，则飒然风生。巡酒之间，客有寒色，遂命彻去。明皇亦尝差中使去取看，爱而不受。帝曰：‘此龙皮扇子也。’”

蔡汝贤，字思齐，松江华亭（今属上海）人，明隆庆间进士，曾任广东布政司、广西巡抚，主修《广西通志》等，颇谙南粤风习。蔡氏说的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，姑且不必论——历史与文化，是两个概念。在饮食文化上，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，在外人看来，岭南人吃起来是百无禁忌的，只要好吃。龙是神灵之物，当然不能吃，制成龙皮扇后连贵为皇帝的唐玄宗都不敢消受，可岭南人竟然敢吃！这故事，乃是充分反映了岭南人之敢吃的一种历史文化真实。



吃的就是龙

□ (明) 蔡汝贤

蔡汝贤生卒年，字思齐，松江华亭人，曾任广东布政司、广西巡抚，主修过《广西通志》，颇谙南粤风习，著有《东夷图说》、《岭海异闻》等。

弘治间有舶欲贩于占城者，舶中二十人将即山而薪。是夜，舶主梦神语之曰：“明日斫山须多裹盐也。”寤而异焉，以语诸薪者，或笑或不信。舶主曰：“第人负十许斤，何碍！”众从之。乃乘二快马即山，山麓石潭深不可测。二十人者分朋而攻。日影西下，山声殷殷如雷。众谓天日高晴，何以有此，是必有异。升木而伺，俄倾有巨蛇蜿蜒而下，没于潭；如雷者，乃触石崩陨之声也。有蜈蚣长可七尺，腾跃而逐之，旋潭唼唼，尾端毒沫时时射潭内，水色变如油。抵暮，潭面火焰高尺许，舶人熟视，乃自蛇蜈甲间出。夜分循山而去，光烨烨烛山谷。迟明下山观之，蛇蜷毙死潭间。众方惊喜曰：“裹盐之梦，实神贶也。”乃以藤缆联巨铁钩，引蛇出平野。剥其皮，厚如黄牛之革。骨节中齑臼腌其肉，殆满船腹。众乃轰薪载蛇以回舶。岛夷之船或过而见其皮，问何从得之，为价几何。舶主给曰五十金，岛夷付之不较。复问肉价几何。曰百金，又付之不较。易载将发，舶主谓岛夷曰若何急此为也。岛夷笑曰：“汉儿不识宝耳，是乃龙也。其皮鞴鼓声闻二十里（原注：此皮可制扇）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：“元宝家有一皮扇子，制作甚质。每暑月宴客，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，使新水洒之，则飒然风生。巡酒之间，客有寒色，遂命彻去。明皇亦尝差中使去取看，爱而不受。帝曰：‘此龙皮扇子也。’”，此皮中七鼓，一鼓即偿今值，易易也。肉以为鲊，货于中国，且不知值又几倍矣。舶主懊恼，自谓其不善贾也。（选自《岭海异闻》，四库存目丛书本，题目为编者所加）

敢吃雷公

□ (明) 谢肇淛

谢肇淛（1567—1624），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，明万历间（1573—1619）进士，历任工部郎中、云南参政、广西右布政使等官，有《小堂草集》、《文海披沙》、《文海披沙摘录》等传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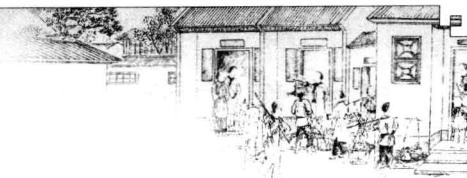
今岭南有物，鸡形肉翅，秋冬藏山土中，掘者遇之，轰然一声而走；土人逐得，杀而食之，谓之雷公。余谓此兽也，以其似雷，故名之耳。彼天上雷公，人得而食之耶？（选自《五杂俎》卷一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题目为编者所加）

鼠，是蜜唧，也是家鹿

俗话说：“蛇鼠一窝端”，岭南人则是蛇鼠一窝烹，不是说非要一块煮，而是说广东人既喜欢吃蛇，当然也喜欢吃老鼠。这还不打紧，打紧的是广东人对老鼠的吃法。唐人张鷟《朝野金载》说，岭南的獠民（原住民）喜欢吃蜜唧。蜜唧是什么呢？就是取刚刚出生尚未开眼、通体透红尚未长毛的鼠婴，先让它喝饱了蜜糖，外面再裹上一层蜜糖，然后放到餐桌上的盘子里，边用刀尖撵着它走，边用筷子挟起来往嘴里送，边挟边唧唧叫，边吃边唧唧叫，这样才甜入心脾，又活色生香，便形象地称之为“蜜唧”，即会叫的“蜜虫儿”。对这一食俗，咱们广东人也不否认。南海人邝露就在《赤雅》中补充说苏东坡就经常吃（或经常看别人吃），并举苏诗为证：“朝盘见蜜唧，夜枕闻鸺鹠。”邝露记述对此唠叨不绝的苏东坡，却认为这“蜜唧”难吃极了，说“旧闻蜜唧尝呕吐”，听到就想吐。苏东坡是美食家，但其话是有失偏颇的——主要是一种文化障碍导致的偏颇。因为这种蜜饯乳鼠，实在是“味道好极了”的，看看此风延至近代，弥见兴盛的状况就可明白。吃法虽与古代略有差异，但品位却更高了：“然非上宾，无此盛设也。”

徐珂说：“其大者如猫，则干之以为脯。”这引出了岭南人对大老鼠的吃法。曾经做过广东肇罗（肇庆、罗定）道台的安徽定远人方濬师在其名著《蕉轩随录》中说：“予官岭西，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乡中所腌田鼠见饷，长者可尺许，云味极肥美，不亚金华火肉。”看来“蜜唧”有“蜜唧”的味道，“鼠脯”有“鼠脯”的味道。而且品位也同样不低，如清人吴震方在其《岭南杂记》中就说：“鼠脯，顺德佳品也。鼠生田野中，大者重一二斤，炙为脯以待客；筵中无此，以为不敬。”当代著名作家秦牧先生在早年也有“卖腊田鼠的摊子，摊贩在夸耀‘一鼠当三鸡’”的记忆，说明岭南人对于老鼠的特别嗜好。东西好吃，名字也要好听。婴鼠既叫“蜜唧”，大鼠则雅号“家鹿”。这是宋人张师正《倦游杂录》里说的：“岭南人好啖蛇，易其名曰茅鳝，草螽曰茅虾，鼠曰家鹿，虾蟆曰蛤蚧，皆常所食者。”

孔子曰：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饮食作为一种文化，精细固然也算，然多少还停留在物质层面上，应求其文化之雅致。岭南人吃法蛮而称呼雅，如鼠号“蜜唧”、“家鹿”，蛇称“茅鳝”，也应该表彰——这蛮夷之人吃得可雅致着呢。



鼠号家鹿

□ (清) 方濬师

方濬师，字子严，安徽定远人。咸丰乙卯举人，由内阁中书历官广东肇罗（肇庆、罗定）道。有《退一步斋诗集》及《蕉轩随录》、《续录》等传世。

岭南好为蜜唧，取鼠胎未瞬者饲之，以蜜钉之，筵上以筋挟取啖之，唧唧作声，故曰蜜唧。见《朝野金载》。岭南人食鼠，号为家鹿。见《倦游录》。予官岭西，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乡中所腌田鼠见饷，长者可尺许，云味极肥美，不亚金华火肉。予究有所嫌，未敢入口也。（选自《蕉轩随录》卷五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题目为编者所加）

极品鼠脯

□ (清) 吴震方

吴震方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青坛，浙江石门人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。有《晚树楼诗稿》四卷及《读书正音》、《岭南杂记》等并传于世。

鼠脯，顺德佳品也。鼠生田野中，大者重一二斤，炙为脯以待客；筵中无此，以为不敬。（选自《岭南杂记》，四库存目丛书本）

链接：清张渠《越东闻见录》：“若村圩之间，多有食蛇鼠者，谓蛇为蟠，鼠为家鹿。粤人亦虑人之见嗤，而强以美名盖之也。”

蛇名茅鳝

□ (宋) 张师正

张师正（生卒年不详，约1060年前后在世），名思政，字不疑，襄国（今河北邢台市）人。擢进士，得太常博士，曾为辰州帅。有《括异志》十卷、《倦游杂录》八卷传世。

岭南人好啖蛇，易其名曰茅鳝，草螽曰茅虾，鼠曰家鹿，虾蟆曰蛤蚧，皆常所食者。海鱼之异者，黄鱼化为鹦鹉，泡鱼大者如斗，身有刺化为豪猪，沙鱼之斑者化为鹿。（选自《倦游杂录》，载元·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三十二，四库全书本，题目为编者所加）